

# 美术批评的专业视角和职业视角

■陈履生

## 美术批评的专业视角

真正的评论家应有独特的专业视角。专业的视角就是说内行话。客观来说,现在的评论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够专业,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形成了一种人人都是评论家的现状,所以,有了无数的业余评论文字的叠加。提出专业的视角是希望专业的评论能够有益于文艺事业,有益于美术的发展,有益于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提高。

专业的视角中有一些具体的指向,因为所谓的“专业”可能在艺术家那里只是擅长某一方面,如擅长美术中的某一个种类,其中有的长于油画,有的长于国画;有的长于山水,有的长于花鸟;有的长于工笔,有的长于写意。然而,对于评论家来说,所谓的专业,其领域可能就不会像画家那样专门。所谓的专业,是专业的知识,专业的话语,专业的视角,专业的态度。评论家的专业素质表现在专业领域内对艺术问题的是一种专业的判断——题材与表现、专业特点与成就、宏观与微观、专业问题、专业影响。专业的视角一方面批评家自身的专业,另一方面是面对评论的对象,评论主体的专业表现,包括批评的专业伦理。

在评论中对一些问题的评论、对一些

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评论不能失去其专业特点。专业的视角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讲,它和美术评论的关系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别的关系。这也是评论的专业属性,所表现出来的专业影响力所必须要具备的这样一种专业的视角。作为专业的艺术批评家,所发现的问题可能是非专业人士所看不到的。因为美术评论要更多的要面向社会大众,而大众的接受能力和专业基础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公众都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这就为评论家提出了另外的要求,当然,能够兼顾为最好。如果评论者自己存在专业的缺陷,所表现出的是学养的不够,尤其是在专业伦理方面表现出的问题,就会丧失专业的视角,反映到具体评论中就会存在多方面的问题。

## 美术评论的职业视角

批评家、艺术家、美术馆、博物馆、管理者、文化学者、媒体人等构成了今天批评的一个整体,也是批评家队伍的基本构成,这是时代中的一个批评的方阵。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要求,也有着不同的立场,并且有很大的差距,这就是专业视角的差异。我们不能排斥其他职业方面的视角,可能策展人是策展人的视角,批评家是批评家的

视角,艺术家是艺术家的视角,不同职业的视角产生的美术评论不能说决然不同,但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就是专业属性,例如现在的策展人已经成为专业,美术馆、博物馆的管理者在当代艺术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基本上是在工作的范围内用文字来维系一个艺术形象,并以此来推动一方面的工作。

基于工作的评论,往往是说好不说不坏;说坏实际上是砸自己的饭碗。因此,评论中有些文字的职业视角就表现出了关联的工作的特点。这种属于职业化的评论,也就是很多画册中的序言或展览的前言,抑或是刊物中与发表作品相关的推介。基于工作的评论,其语言要么是平淡无奇,要么是故弄玄虚,总之,所面对的并不是读者,而是工作。

在谈论专业视角时,有很多的“文化学者”具有某些文化头衔,这些“文化学者”的评论有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不够专业,这就是像万金油一样的千篇一律,往往运用宏观的视角谈一个具体的问题,不仅是不能切中要害,而且是不够专业。但其所谓的文化性很强,可能谈了很多的理论,就是忽略了实质,避重就轻。而当今的一些媒体人更缺少这样一种专业的批评语言或者是批评的视角,更不用去谈

铺天盖地的自媒体上的评论。

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方法,其实“批评无法”。批评在“无法”中延续了数千年的历史发展,积淀了很多重要的文本。中国古代的画论就是一种评论,有的也是一种批评。在古今中外的美术批评中,西方的话语体系和中国的话语体系不尽相同,各有各的方法。历史上有很多画家,在不同时代的品评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评论,有的评论是上等,有的评论是中等;有的说他很好,有的说他不好。

在不同的视角与不同的方法中,我们如何建立起自己的方法论?艺术评论的视角并不是一个理论框架中的方法论,尽管就批评的专业角度来讲需要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方法论,需要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就好像我们要过河,实际上有很多方法,可以架桥、可以造船,甚至可以游泳,而走向对面是本质,是核心。我认为只要到对面,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当然,能够选用最佳的方法——便捷、省事、高效,为最好。评论能感人,能得到大家的认同,大家认为你说的有道理,或者大家认为你说的与前人不同,我想这都是对于美术批评的一份贡献。希望我们共同的努力,用自己的实践来成全我们的方法论。

(节选自陈履生《评论的视角和方法》)

# 海派国画里的《繁花》

■王楚健

年初热播的海派电视剧《繁花》,每一帧画面都充满浓郁的怀旧色彩,展现了世纪之交的上海犹如繁花绽放,经济腾飞时代纷繁的世相百态。无论故事情节繁花似锦、繁花缭乱还是繁花如梦,至少这部电视剧在一夜之间唤醒了人们对海派文化的记忆。

海派文化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凝集古典、雅致的江南吴越文化精华,融合欧美的近现代工业文明,随着上海开埠以来逐步形成以商业、开放、多元、大众、时尚、新颖和海纳百川为特色的文化。海派文化最早起源于清末民初的海上画派,以后扩展到戏剧、文学、建筑、家具、服饰、作风等,作为近现代中国画最大的流派,海上画派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重要的环节,而其花鸟画更有着举足轻重的领衔地位。数以千计的海派画家形成一种秉承文脉基因与文化理想的群体,大胆创新,作品设色艳丽,生意盎然,充满诗情画意、雅俗共赏的格调,兼具深厚的书法、诗词功力,吸收西方绘画反衬法、结构法、设色法等,追求意境而省略形式,拓展了传统中国花鸟画表现的新空间。

作为一种寄情于天地万物的艺术,中国花鸟画的精髓在于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画家通过隐喻、象征、通借、谐音等艺术手法,在花卉、蔬果、草虫、翎毛、走兽等各种动植物题材上倾注笔墨技法、意味和精神,寄托生活中聚积的情感和美好愿

望,与观赏者产生共鸣。任颐、吴昌硕、虚谷、蒲华等清末海派最具代表性的一批画家,山水、花鸟、人物等传统的三大画科无一不精,诗、书、印也俱佳。其中,任颐是当时海上画派中润格最高者,他的花鸟画尤富于巧趣和创造,笔墨兼工带写,设色明净淡雅,形成简逸放纵、明快温馨的格调,笔下的鸟禽或漫步于桃花丛之间,或站立于蜡梅枝条之上,或嬉戏于肥大的芭蕉叶之下,或浮游于满塘的荷花之中,虚实相间,动静结合,韵味无穷。吴昌硕独创雄浑朴茂、高古凝重、极具金石韵味的“吴派花卉”,充满大写意艺术风格,在他的作品里,常见巨石衬托出几株绽放的牡丹,硕大的花朵红黄相间,在繁茂的枝叶映衬下显得风姿绰约;大面积的泼墨反衬亭亭玉立的荷花,叶片在风中张扬舒卷;满园生机的秋菊艳而不俗,缤纷络绎,自带古朴风韵。虚谷是一位画僧,注重用笔墨的简练和凝练,设色淡雅清新,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紫藤金鱼图,均以《紫绶金章》为题,只见写意笔墨下串串紫藤新叶嫩绿,繁花垂落盛开,渲染出浓郁的春天意象,圆胖的金鱼在水中悠然游动,画面蕴藏着无穷的生命力。蒲华以书入画,笔意奔放、风韵清隽,描绘的对象多见梅、兰、竹、菊、荷等“花中君子”,间作松、桃、牡丹、水仙、月季、葫芦等,画面遒劲畅达,清丽生动,水墨淋漓,尤其画竹苍劲妩媚,风姿清健,最负盛名,人称“蒲竹”。除了他们,当时的张熊、王礼、胡公寿、朱偁、赵

之谦、任薰、沙馥、陆恢、黄山寿、倪田、俞礼、高邕等一大批海派画家,都在花鸟画方面建树颇高,深受藏家和百姓青睐。

继任颐、吴昌硕等海派前辈之后,海上画派又涌现出以江寒汀、唐云、张大壮、陆抑非等为代表的小写意花鸟画家群体,他们善于把传统文人画与民间美术结合起来,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吉祥寓意的花开富贵、兰竹长青、喜上眉梢、金玉满堂、菊寿延年等题材入画,以俗入雅,以雅化俗,演变出典雅明秀、温和细致、通俗易懂的新画风,进一步贴近市民文化的审美趣尚,开启了中国花鸟画的崭新时代,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和精神向往。

1934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女子书画会,由一批情趣相投、各领风骚的女性书画家自发组建而成,冯文凤、李秋君、陆小曼、吴青霞、潘玉良、陈小翠、周练霞、庞左玉、谢月眉、俞致贞、潘素、方君璧等一批颇有才华的女画家曾是该会的活跃人士,何香凝担任过该会名誉会长。这些女画家大多闺秀才媛出身,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加上勇于创新的精神,因而作品构图细腻唯美,色彩艳而不俗,洋溢着盎然生机,富有情趣,就连常见的花卉小品,都能以小见大,清雅俊逸,内涵丰富,突出“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意蕴。她们自身宛若中国画坛的奇花异葩,以五彩缤纷的群体光芒,映亮中国花鸟画的全盛时期。

在电视剧《繁花》里演绎故事的同一

时期,海派书画巨匠程十发成为现当代海派花鸟画发展的领军人物,他山水、人物、花鸟三科全能,其笔墨豪放洒脱,浑厚古拙,独树一帜,色彩构成抒情和缓,极具现代感。程十发主张艺术追求天趣、神韵、味道,神似、形似相结合,笔随心意,他的花鸟画中奇诡灵变、枯润相间的笔法,自如冲融、云走霞飞般的墨法,透着光感的没骨法设色,充满内在美和形式美融合的妙趣。同样,作为20世纪末海上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谢稚柳、陈佩秋这对画坛伉俪也留下不少精品之作。谢稚柳花鸟作品墨彩交融,意境优美,画面色泽浓郁而无媚艳之感,呈现出庄重典雅的格调,无论重彩工笔,还是泼墨写意,都别具风韵。陈佩秋花鸟作品粗放中带着细腻,古韵中透散新意,笔端充满清新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体现新时代的审美观念。

人们常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使微小如一朵花的形态,也能反映出生命的完整过程和大自然的法则;即使是一件平凡似树叶的小事,也可能隐藏着菩提的智慧,这个世界饱含着无限的真理,值得我们去探索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中国花鸟画“小花鸟,大境界”恰好与之异曲同工,百余年来,海派画家不断抒发中国文人的生活情趣和精神操守,满足着寻常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描绘出繁花似锦、万花筒般的世界,彰显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